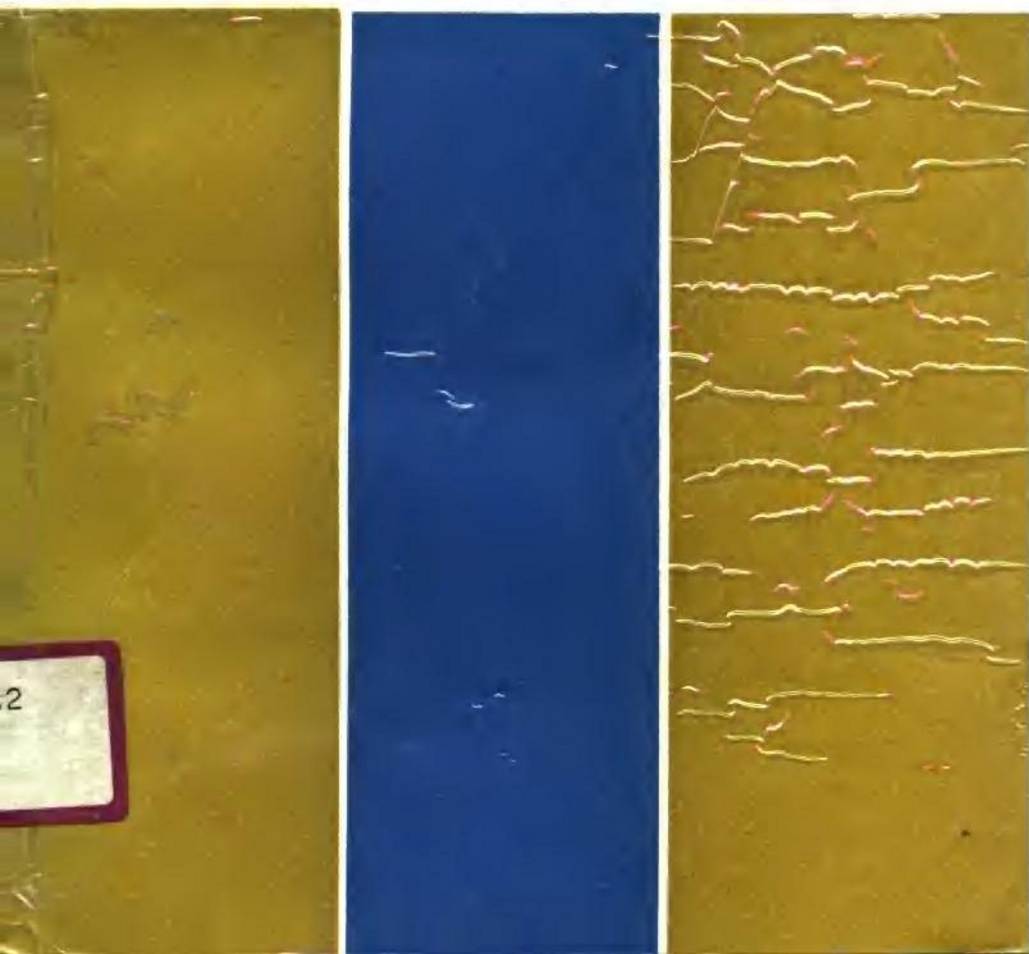


刘征十年集

卷二

清水白石集

QINGSHUIBAISHIJI QINGSHUIBAISHIJI



I217.2
276
3:2

BH43 1/6

刘征十年集

卷二

清水白石集

文心出版社

B 767.33

清水白石集 (刘征十年集卷二)

文 心 出 版 社 出 版
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河 南 第 一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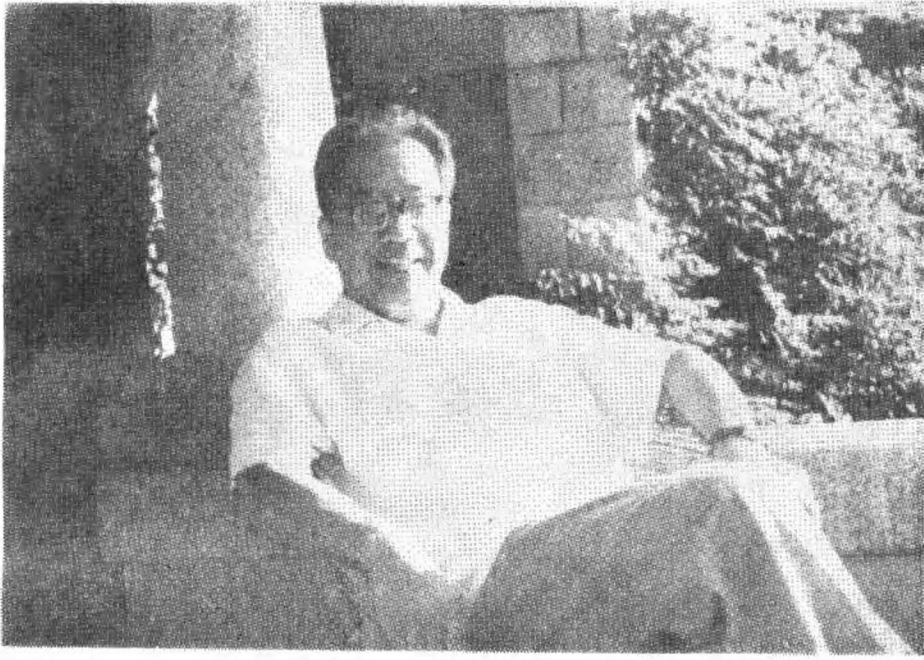
*

850×1168毫米 32开 9.625印张 223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80537-278-0

G·272 定 价3.00元



劉弘

说 明

《刘征十年集》共四卷。

第一卷收新诗，绝大部分是寓言诗和讽刺诗。

第二卷收杂文。

第三卷收诗词。

第四卷收研讨语文教学的文章和诗文评论。

作品绝大部分是发表过的，不少还曾结集出版，这次编选，进行了整理和修润。

命名“十年集”，一是因为收入的文字主要是近十年间写的；再是因为今年恰好是我国除旧布新，振起奋飞的第十个年头，取这个名，以为纪念。

作 者

一九八六年，于北京

目 录

过客(代序)	(1)
讽刺是非谈	(3)
“帮”式上纲法	(9)
群芳谱	(14)
自以为聪明的蛤蟆	(16)
骏马和骑手	(18)
叶裹小集	(20)
《海燕戒》后记	(24)
杜甫的生活情趣	(27)
○○○○○	(31)
过万重山漫想	(35)
红烛和闪电	(40)
河水和大堤	(42)
风筝求婚	(44)
深谷里的小花	(46)
“砸”和“拜”	(48)
冰蚕	(50)
《春风燕语》题记	(53)

两只猫	(55)
关二哥传	(57)
偶然想到三则	(62)
“孔砚”小考	(65)
有感于吃甲骨文	(67)
辣讽缘深爱	(69)
借名、盗名和拜名	(74)
谈“嗜痂”之类	(76)
燕子和田鼠	(78)
月亮和诗人	(81)
白鹭鹭和小鱼儿	(83)
语义学小札	(85)
破“千年一贯制”	(88)
公有楼台众得月	(90)
光荣的荆棘路	(93)
说噉噉喳喳	(96)
从另一面想想看	(98)
狐狸分肉	(100)
拜月与哭驴	(101)
想不通一例	(103)
答问四则	(105)
芥豆琐议(一)	(107)
芥豆琐议(二)	(109)
我的老师	(111)
从宫廷糕点说起	(115)
大吃大喝漫考	(117)

妙语录音	(120)
白马非马?	(122)
《圣教序》杂议	(126)
广“学林”	(128)
海的诗话	(130)
公仆三诫	(132)
拍案三说	(134)
断续篇	(139)
《刺和花》题记	(141)
京华风物小志	(144)
庄周和鲫鱼	(154)
风楼漫笔	(156)
谈鱼说马	(158)
话说关老爷	(160)
姑妄言之三则	(163)
聪明的猪	(166)
《流外楼诗词》自序	(168)
虎年谈“捧”	(171)
招牌的变迁	(173)
且慢成佛	(175)
寓言诗的构思	(177)
我想起了“红号坎儿”	(183)
断想二则	(185)
题《元祐党籍碑》	(187)
闲话稿酬	(189)
就餐小记	(191)

东拉西扯	(193)
心的寓言	(195)
鹰猎	(197)
时文三弊	(201)
《景苏园帖》及其它	(203)
无才便是福	(205)
龙的眼睛	(208)
复印的妙用	(212)
成名术发微	(214)
剪报缀评	(216)
瓶和酒	(220)
论“yiatingde”	(223)
拾梦录	(225)
海滨杂说	(230)
君子兰的盛衰	(232)
抄本《浩气吟》书后	(235)
字风和世风	(237)
秀才一席话	(239)
听辩有感	(242)
折戟沉沙铁未销	(244)
“附骥”小议	(246)
种刺琐忆	(248)
《霁月集》自序	(256)
难得糊涂	(258)
《中山狼图》记	(261)
对比后的沉思	(264)

难得不糊涂	(266)
谈“笑”	(269)
还只是逗号	(271)
后记	(298)

过 客

——代序

我梦见未来的我来叩我的门。

我开门迎接，可是门外一无所有。

我低下头来看，一个极小的人在向我打招呼，小得象一粒尘埃。

“你是谁，尘埃先生？”

“我不是尘埃，我是你，几百年后的你。”

“胡说！你怎么敢开这么大的玩笑？”

“不是开玩笑。连当年的大人物也只剩豆粒大，你，还小么？”

“那么，请进。请坐在我的书桌上，噢，这端砚可以当椅子。请喝杯茶。”

“你的书桌早已朽烂，你的茶杯早已破碎，你的端砚早已送进古玩店。我看见当年的故物，怎不伤感。但我已经没有伤感。”

“唔，我的，或者说你的墓碑也许还在吧！”

“那块倒霉的石头吗？已经压在一座几乎能与月亮接吻的高层建筑底下，大约永远见不到阳光了。就是再见阳光也没意思，那上面的文字已经剥蚀，只剩下刘字的一点。”

“还有我的，或者说你的那些著作呢？你知道，我写过而且正在写大堆大堆的文字，那里边凝结着我的心血。”

“哈哈！”他仰天大笑，那笑声逼肖我，“最初是堆在旧书摊上，后来是堆在造纸厂里，再后来，就是在人们的脑海里也没有一点影子了。我早已忘却，你倒还记得。——你还要问些什么呢？”

“我……已经无话可问了。但是，我还要问一句：你来找我做什么呢？”

“嘻嘻！”他忽然满脸堆笑，笑得象冬天扑在脸上的一阵干雪，“不过顺便来看看你。我想问问你：你还要笑，还要哭吗？还要喊，还要叫吗？还要争辩，还要讽刺吗？还要怒目指斥和热烈拥抱吗？还要……”

“还要！还要！还要！我变成尘埃，难道不恰恰证明未来的人大如山岳？我成为历史的沉积，难道不恰恰证明未来的历史波涛万丈？”我不等他说完，就大声地吼叫起来。

“嘻嘻！不谈这些了。不如咱们去痛饮几杯，我们已经几百年没见了呀！只是，我的衣袋是空空的。”

“你这无赖！你不是我！你是我的叛逆！你赶快滚开！”我的话，连珠炮般地向他射去。

“我是滚不开的，我就是你。你不愿意请客，借给我几个钱也行。”他说着跳下端砚，把手伸到我的衣袋里。

我勃然大怒，猛拍了一下桌子。

尘埃先生被震得从书桌上弹起来，从门缝里飞了出去。

“再见！”他笑得很得意，手里攥着我的钱包。

讽刺是非谈

——话说内部讽刺诗

粉碎“四人帮”以来，讽刺诗多起来了。濒于绝种的内部讽刺诗也复活了。很让人高兴。可是，老实说，写内部讽刺诗还是有些放心不下的，至少我是这样。

回想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讽刺诗遭到禁锢，内部讽刺诗更是被打入十九层地狱。我只在业余时间偶然写一点讽刺小品，也难逃帽棍之灾。实在想不通，又无可奈何，就产生了消极思想。记得上干校时我写过一首题照诗，其中有两句道：“无声但作禾根土，为护东风枝上花。”但作无声的泥土，发誓再不弄这个捞什子了。粉碎了“四人帮”，我这才如同从五行山下的石匣里伸出头来，又开始写一点不三不四的东西。

然而一边写，一边仍有些放心不下。为什么呢？“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有一点，但不多。主要是有一些是非问题没有弄清楚。这些是非问题长期以来就存在，林彪、“四人帮”更给搅乱了。而且确实曾经象蛇一样伤过人，至今仍然发生着不良的影响。五行山上揭去了有形的禁令，还有无形的禁令在。不把这些无形的禁令也揭掉，要真正消除作者的虎尾春冰之感，使内部讽刺诗繁荣起来，简直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的新社会里，文学作品应该以歌颂光明为主。内部讽刺诗光是揭露黑暗，光明一点不写或者写也不多，是夸大黑暗面，是歪曲新社会的现实，是……”按照这种论调，内部讽刺诗只有寿终正寝。

不错，在我们新社会的正常生活中，总是光明居于主要地位，黑暗居于次要地位。反映新的社会生活的新文学，就其整体来说，也应该是以歌颂光明为主。但每一篇个别的作品完全可以按其内容和形式的不同有所侧重。有的专注于歌颂光明；有的侧重于歌颂光明，也揭露一些黑暗；有的则专注于揭露黑暗。不能限定所有的作品都按照一种模式写。内部讽刺诗是针对着生活中消极的东西而发的，自然要以揭露黑暗为主，否则就不成其为讽刺诗了。

比如一处果园，到处是色彩缤纷、香气四溢的花果，自然也难以免有一些虫咬的伤疤。黄莺紫燕飞来了，它们载歌载舞，高唱赞歌。啄木鸟也飞来了，它不会唱歌，只会这里敲敲那里打打，找害虫捉来吃掉。于是在美妙的乐曲声中，不时加进几下梆梆梆的敲打声，这就是果园交响乐的总体。如果有人指责啄木鸟说：

“你应该以唱赞歌为主，唱十声‘梆’一下才对。象你这样只捉虫不唱歌，是夸大了果园的黑暗面，是歪曲了果园的现实。”人们会认为此人有点精神失常。指责内部讽刺诗不以歌颂光明为主，无异于指责啄木鸟不来个莺簧百啭，这种貌似“革命”，实际上精神失常的“理论”实在该休息休息了。

一篇作品的思想倾向是否正确，不在于写光明与黑暗的比例多少，这里，简单的数字无能为力，在于作者对所写的东西抱什么态度。对于我们生活中的黑暗面，不是姑息和维护，而是揭露和批判；不是夸大其词，把它说得铺天盖地，而是恰如其分地显示

它在生活中的位置，不是引导人们疑虑和失望，而是鼓起人们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文学作品要创造典型形象，典型形象是有代表性的，不是反映个别事物的。你讽刺某些工人的缺点，你就是丑化工人阶级，你讽刺某些干部的缺点，你就是丑化整个干部队伍，反对党的领导，你就是……”按照这种论调，内部讽刺诗又只好寿终正寝。

不错，典型形象是有代表性的，但是这个代表性是有限度的。人类社会历来可以分为光明与黑暗两个方面，纯粹光明或纯粹黑暗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我们的新社会比之旧社会起了本质的变化，但在大光明中也还残存着小黑暗。何况在特殊的条件下，例如有坏人窃踞要位或者路线错误，黑暗暂时并不是很小的。典型形象是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因此，任何典型形象，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不论是意在歌颂的还是意在讽刺的，都只能代表生活的一部分，只能代表生活中的一部分人，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思想和性格，代表一切、包罗万象的典型形象是从来没有的。

正如写工人的某些优点，不能指为无视工人的某些缺点，写工人的某些缺点，也不能指为抹煞工人的某些优点；正如写干部的某些优点，不能看作是为干部的某些缺点打掩护，写干部的某些缺点也不能看作是把整个干部队伍说得一塌糊涂。其实，这类事情在生活中倒是清清楚楚的。我们看到某个工人表现不好，就批评他，说他给工人阶级丢脸，有谁会说他代表工人阶级呢？我们看到某个干部表现不好，就批评他，说他忘记了党的优良传统，有谁会说他代表党呢？不知为什么到文学里就糊涂了。

也来打个比方。有的菜市场为了避免顾客误吃毒鱼，往往把

各类毒鱼画成图形悬挂起来，让人们认清毒鱼的样子。这样的挂图，谁也知道讲的是毒鱼，同无毒的鱼是不相干的。如果有人指责说：“绘画的形象是有代表性的，你画的是几条毒鱼，实际上是说，闯沧海的鲸鱼，跳龙门的鲤鱼，金鳞凤尾的龙睛鱼都是有毒的，你丑化了整个鱼类！”人们会认为此人实在荒唐可笑。一首内部讽刺诗也相当于一幅毒鱼图，把丑恶的东西画成图形示众，使大家警醒起来。说咒骂黑暗也同时咒骂了光明，无异于说画毒鱼也同时丑化了其它鱼类，这种貌似“革命”实际上荒唐可笑的“理论”，实在到了扫进垃圾堆的时候了。

“对人民内部的缺点错误，应该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严肃的说服教育，不应该采取讽刺的态度。对人民内部讽刺，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是……”按照这样论调，内部讽刺诗又只好第三次寿终正寝。

人民内部能不能运用讽刺？上述论调实质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这种论调虽然显得很“革命”，却同几位革命导师的持论大不相同。列宁十分喜爱马雅可夫斯基的内部讽刺诗《开会迷》，斯大林也热情地支持过讽刺作品。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七四页）这里讲的对付自己队伍的和对付同盟者的讽刺都属于内部讽刺。可见，在人民内部，不是能不能运用讽刺的问题，而是怎样运用讽刺的问题。照我看来，对付敌人的讽刺和内部讽刺的主要区别，简言之就是：前者是恶之欲其死，后者是爱之欲其生；前者好比长矛，直刺心脏，后者好比手术刀，

只割脓疮。当然，割脓疮也是要毫不留情的。“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认为内部讽刺只能“隔靴搔痒”，不能“入木三分”，是一种误解。“道是无情却有情”，乃是内部讽刺的辩证法。

人民内部能不能运用讽刺？生活也回答说：能！事实上，广大人民群众不理睬否定论者的禁令，对于人民内部残存的丑恶的、腐朽的、消极的、落后的东西常常运用讽刺来揭露。同志之间、朋友之间、亲爱者之间并不总是板起面孔讲话，运用讽刺相互规劝是屡见不鲜的。有一首民歌写道：“头发梳得光，脸上搽得香，只因不生产，人人说她脏。”（《红旗歌谣》）这讽刺是尖锐的，又是善意的；是不留情面的，又是满腔热情的；这讽刺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种形式，是严肃的说服教育的补充。读了这首诗，有谁会认为作者的立场感情不对头呢？没有的。奉劝见了内部讽刺诗就皱眉的人，睁开眼向着生活看一看。讽刺在你身边就不少，说不定你有时也运用它一下呢！

内部讽刺诗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我国诗歌的老祖宗《诗经》里就收入了不少“怨悱而不乱”的内部讽刺诗。孔夫子讲诗，把“怨”列为诗的四个职能之一，经圣人的首肯，讽刺很早就诗国里取得了合法地位。后代的大诗人，许多写过内部讽刺诗。唐代的白居易要算其中的佼佼者，他在《与元九书》里说：“身为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救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由此可见，他虽然嚷过“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噬人肉”一类很激烈的话，那目的却仍在“救济人病、裨救时阙”，作为“启奏”的一种补充。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是地道的内部讽刺诗。应该说，一切剥削阶